

革命黨的教育家鍾榮光

陸丹林

在中國現代史上，有幾位學生運動教育事業的，在湖南有明德學校的胡元儀先生，在廣東有嶺南大學的鍾榮光先生，在河北有南開大學的張伯苓先生，這三位所成就的事工，在中國新教育史上佔有相當位置。胡鍾兩位，先後去世，張氏還健在。現在讓我來談談鍾榮光博士生平的大概。

我們談到嶺南大學幾十年的進展史（由格致醫

他在廣州任博聞報第一任的編輯，鼓吹辯論，言論異常激烈。過了些時，便在嶺南學校服務，由國文教習而至大學校長，歷時三十多年。嶺南由教會的普通中學而進至由華人接辦（由民國十六年起）的私立大學，其間的進展、計劃、經營、和態度出於國籌款，他的心血力氣，貢獻最多，凡是談到嶺大的人，定必聯想到這位保姆。

辛亥秋間，廣東光復，他出任教育司長，對於

嶺南大學，就不能不談到他的保姆鍾榮光了。鍾氏別號保姆，廣東中（香）山縣人，青年時期，在邑內已有才子之稱。前清科舉未停止時，曾考中舉人。在封建時代，「孝廉」的身分，已屬特殊階級，即使不求上進，在鄉間也可以充當神書的了，但是他自從信仰基督教之後，一切思想行動，便和那時士大夫的不同。他的奉教是在公元一八八九年（光緒十五年己丑）左右，替他抽水禮加入倫敦會宗（後易名中華基督教會）教堂的，是王煥初牧師（王龍憲先生的父親）。他入教後，馬上實行三事：一、把中式舉人的執照燬毀，表示從今以後，專修天爵，放棄人爵，絕不靠「功名」獵取一官半職；二、他實行一夫一婦制，和妾侍鄭主依脫離夫妻關係，供給她習習得科；三、把婢女鍾愛甚釋放，送她入校讀書。這些都可以表示他自己得了新生命，使在家庭中受壓迫的婦女也得到自由。在五十年前，他能如此做法，不能不說他有深遠的眼光，是革故鼎新打破舊社會陋習的實行家了。

辛亥秋間，廣東光復，他出任教育司長，對於全省教育，有深遠的規劃，適應新時代的要求。當時一勢執政者，都是老同志，所以他在施政上雖受遭受舊派不諒解，但尚能推行願途。他和警察廳長陳景華很合作。有一次，陳氏把廣州市內各巷的牌門拆除，以便利交通。又把市內的廟宇改築為共團體的辦事所。商民反對，把廟額改塗孔子廟，想捧出孔聖人來搖搖警廳廳長。陳氏得着情報，立即派遣警士，把假託孔子廟內的諸色偶像，完全搬運出來，得鍾氏合作，放在教育司署門前空地，搭架分級擺設，好像八百羅漢的陳列所。使那些守舊迷信的密民，啼笑皆非。

民二，二次革命失敗，他到美國去，入哥倫比亞大學力求深造，那時他已四十九歲了，卒得博士學位回國。

鍾氏與總理是世交，本身又是一個改革社會的急先鋒。獻身嶺南學校以後，中途出來兼任教育

或政治工作的有三次，如民元的廣東教育司長，民

十五任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，抗戰開始，任國

民參政員。但他對於嶺大絕不放棄責任，因為他把嶺大看做自己的終身事業，不肯因為參加政治而有點鬆懈或卸責。直到民國廿六年，他因健康關係才退休，但對校務還是常常的提示董理。

他的待人接物，學生本着一個愛字，尤其是「

無差等之愛」，但對於罪惡，則絕對不妥協。在他加入教會和入黨以後，即時戒絕煙酒，即有時在外應酬，見着戚友帶着鴉片，招喚不正當的婦女同席時，他即托辭席而去，不替當時的主人是什麼地位。同時他也叮囑他的太太女兒們，赴宴時謝絕和「姨太太」們同席。這些在表面看來，似屬瑣屑，但也可以證明他和罪惡鬥鬥的一概。他律已非常嚴，公私分明，正如新會陳白沙所說「毫釐不苟」，絕沒有一些苟且。他在嶺大數十年，經手款項，總有千萬元以上，但他私人所用的一張信紙，一枚郵票，或者一個書釘、大頭針之類，也不向學校取用。

當 民國十年左右，廣州舉辦市政，買賣地皮，風靡一時，他絕不隨俗做投機事業。嶺南大學在廣州河南接樂村，擴充校園數次，毗連的土地，地價相繼增漲，他絕沒有預買若干地畝來牟利，這也可以表達他的高尚志向，不沾沾於貪便宜圖小利了。

他於民國四年在美洲和蘇芬庭女士結婚，打破數千年普通社會所謂「同姓不婚」的古訓，當時遭受許多守舊的人的反對，他却毅然置之不理。他感覺對的事，本着革命精神，想到即做，毫不畏懼退怯而中止。後來此風一開，嶺大學生也有好幾雙同姓結婚，鍾氏曾寫對聯祝賀他的學生云：「家庭大革命，學校小英雄。」

他雖是科舉出身，而寫作文章，却主張用淺近文字，使讀者易於了解，而反對古奧的餽衍文字，

主席家書

蔣經國

大家都知道，主席愛護全國青年，就如愛護自己的子弟一樣，今天敬將主席寫給經國的訓諭，關於青年人讀書勤人，有重要關係的一部份，摘記出來，藉與各位青年朋友互相淬勵，共同努力。

「十一夜寫」字反不如八日之書為佳。無論寫字、作文與做事，皆要有始有終，不可先勤後怠，亦不可先正後廢。爾爾來各稟，皆前正後草，即是有始無終之象；以後更要當心。「精神始終貫注」不分先後，寫字尤要「平勻」，凡同行與同篇之字，不可有大小，亦不可有左右歪斜，此乃學字初步之基本也。爾現在不必看自反錄，應急看孫文學說與三民主義原文，蓋我之思想與言行，皆本於總理之哲學也。待以上諸書看完之後，再看我近五年來所撰授之廬山訓練與峨嵋訓練各集，則爾可以窺見革命之大道矣。」

「你報告二部皆已開學，感佩殊多，回想經過之患難與苦痛，應知以後時時在國之難詭而可貴也。望常自省，此為你歷史之開始，應將原文寄還，實惠家中，可作寶貴材料也。我身體大好，可開培錫即知其詳。你今年一年內安心在家讀書，與研究農村利弊，如有餘暇，或可從易處階加改正，造隔鄉人，但不可開始時即用強勉方式，只可勸導之，使漸能改良，使之信仰，則以後當易為力也。你身體不甚健康，應於暑期時多注重體育運動，

務於此半年內使體格強壯為要。」

「你此時應守心研究國文與習字著書，不必分心於優寇之擾華，以我必有以創之也。近日在京雖忙，但精神甚佳，上星期日在赤炎之下露天演講有二小時之久，尚不覺疲乏，可知身體已完全復元。此則可為愛國與民族自慰者也。」

「……昨談小組會議之重要，如繼續事對於小組會議指導之要領與議案內容及其性質之分析，以及解決議案之議評，皆應述其大概，而會員之在小組會議中之態度精神，對事理之分析與服從多數之精神及其習慣，亦應詳述。對於總理著作中，民權初步即社會建設一書，與此會議規律，有密切關係，你可先行參看，將來在序文中可敘述民權初步與小組會議之關係為要。」

「……所撰縣政意見，可照余在全會證稿一加研究，即可知其詳盡。縣政最要的是民政與土地及財政，應設民政與財政各科，而民訓則可併於教育科也。你如有志於政治基本工作則可先任縣政，多得社會經驗，做一番切實工作，則以後對於政治當更能認識也。……」

「……你英文與數學成績只求其繼續不斷，不必求其速成，只要是存恆，則自然有成也。」

「……在此患難時期，對於親友尤應表示共同甘苦也。兒文知用字，頗有進步，惟字體仍須抽暇練習，最好寫行書為宜。余近來每日必寫易經與看門講學案，自覺精神與筆力皆有進步，惟此書非到小

說是違背情理，毫無實用。行路時，必直腰挺胸，精神奕奕，出外必帶手杖戴帽，彬彬有禮，雖七十九歲高齡，還如壯年一樣。在校時，每天和學生一同晨操，每天寫日記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從這微小之點，可見他做事的有恆，深足為青年立身處世的模範。

他在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七日，病歿於香港養和醫院。入殮行禮時，我會參加致悼，惟因倭寇被編，交通不便，出殯的時候，沒有去執紼，死生契闊，萬分歎憾！聞得他的病，入醫院調治，已經日有起色，如果好好地靜心療養，當可復原。可是為了倭寇攻陷香港，飛機重砲，十幾天日夜不歇地轟擊他的住所（在藍塘道）和療病的養和醫院，都和他馬地連連，附近下彈不少，醫院也被炸毀十部份。他愛國心切，熱血沸騰，處在砲彈的震擊中，市民遭難驚惶失措中，常常罵倭寇暴行，終有一天自食其果。事後，國府明令褒揚，嶺大醫學院同學發起「榮光紀念醫院」，校董會又組織「鍾榮光先生事蹟籌募委員會」，從事籌備他生平行誼及著述。鍾氏高風亮節，定必永垂不朽，又豈只在於嶺南（廣義的）一隅之地而已！

末了，我們看看他常替人寫對的聯語，也可以知道他的社會觀和人生觀。聯云：

須知天倫中有真樂，

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。此時兒童多看會文正公。

胡林翼等書讀與家書，有時能選古文觀止之中二三篇使之熟讀成誦，能隨時默誦背誦，則提筆作文，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。……